

民国夺宝奇案

朱少伟 王延龄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民国夺宝奇案

朱少伟 王延龄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夺宝奇案 / 朱少伟, 王延龄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5458-0902-2

I. ①民… II. ①朱… ②王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史料—民国 IV. ①K258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13602 号

责任编辑 邓小娇

封面设计 汪 昊

民国夺宝奇案

朱少伟 王延龄 著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mm 1/32

印张 7.375

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902-2/K·147

定价 20.00 元

序

我写了不少小说和散文，有时也吟一些诗，但对历史却知之甚少。所以，我对既从事文学创作又善于反映史事的作家，往往非常钦佩。朱少伟兄是其中之一，延龄先生亦为其中之一。欣悉以前两位合著的《民国夺宝奇案》将重新出版，我很乐意唠叨几句。

朱少伟兄的老朋友都晓得，他自幼就有个彩色梦——长大当作家。他中学毕业“上山下乡”到了农场，就开始在“帐子书房”里“爬格子”。考入高校后，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授倡导的“博大精深”，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；毕业分配时，大家都希望进热门单位，他却甘愿到清静的研究机构，从事文史资料研究。坐了数年“冷板凳”，他又调到出版单位工作，相继主编多种报刊。渐渐地，他成了正宗的“杂家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，他与几位文友多次结伴而行，到“纸帐铜瓶室”拜望早年被誉为报刊“补白大王”、耄耋之年仍挥笔不辍的郑逸梅先生，他知道这位著名作家广摭博采，作品蔚为大观、雅俗共赏，内心一直充满敬意，在闲聊中有人突然跟郑老开玩笑：“朱少伟现在可做您的‘王储’啦”；他正惶恐不已，郑老却幽了一默：“只要小朱不停步，‘朕’自会考虑！”这件事被文友们传为趣话，而朱少伟兄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加入上海市作家协会。长期以来，他一直在创作小说、散文、童话的同时，坚持写文史随笔、名人掌故和历史故事。我的书橱里，迄今仍存放着他的《旧闻集》、《岁月留痕》、《渐宜斋札记》、《烟雨斜阳》等书。2012年夏，他在上海书展签售《风月无边：民国文人侧

影》新著时，我曾高兴地前往致贺。可以说，像他这种“复合型”的作家，在文学圈内真的不算太多。

至于延龄先生，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，到朱少伟兄负责的杂志社去小坐时结识的，他早就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当年正担任着文学期刊的特邀编辑。我与这位忠厚长者虽然仅数面之缘，但他对史事之熟悉，令我赞叹；当然，他的热忱、健谈，以及幽默、风趣，也使我印象深刻。延龄先生那时惠赠的《历史大舞台》，尽管只有七八万字，但内容丰富、史料翔实、别具特色。我将永远不忘这位文学前辈的音容笑貌。

朱少伟兄有非常好的文史、文字功底，并不懈追求“博大精深”；延龄先生则学识广博，又擅长说古论今，当年两人的合作自然非常默契。《民国夺宝奇案》收录十篇精彩的历史故事，无论是“南宋故宫龙凤玺之谜”、“大西国金珠追踪”、“平西王府藏金争夺记”、“李闯王巨银易主记”、“清太后胭脂花粉银库失窃案”，还是“汪精卫墓被炸前后”、“绝世奇画的劫难”、“侵华日军盗掘‘曹操墓’”、“中央银行金砖失窃纪实”、“汪伪群奸争宝记”，内容均鲜为人知，情节皆出人意外。此书由于出自作家、学者之手，因而既有史料性，又有可读性，阅读时令大家有目睹历史风云之感，亦有如临其境之感。

历史故事能够写到这样的程度，应该算是一种不小的成功。我相信，《民国夺宝奇案》重新出版，一定会受到读者欢迎。

金 宜

甲午春于淞滨

目 录

序	1
皇城古井的秘密——南宋故宫龙凤玺之谜	1
锦江风波——大西国金珠追踪	23
三十六个金元宝——平西王府藏金争夺记	51
亢家“没奈何”——李闯王巨银易主记	83
圆恩寺胡同的怪火——清太后胭脂花粉银库失窃案	101
梅花山迷雾——汪精卫墓被炸前后	125
晴雨图——绝世奇画的劫难	145
景福殿遗址的秘密——侵华日军盗掘“曹操墓”	165
风流巨盗陈元盛——中央银行金砖失窃纪实	189
翡翠瓜之谜——汪伪群奸争宝记	207
跋	229

皇城古井的秘密

——南宋故宫龙凤玺之谜



引 子

殿上群臣嘿不言，
伯颜丞相趣降笺；
三宫共在珠帘下，
万骑虬须绕殿前。

宋·汪元量：《湖州歌》

这是发生在民国年间的一桩夺宝案，但故事还得从六百多年前说起。

1276年，也就是南宋皇帝恭宗赵㮮的德祐二年。这年正月天气异常的冷，冷得滴水成冰。临安城里的老百姓和南宋小朝廷官员心中更是冷过了严酷春寒，因为由伯颜率领的蒙古大军已攻到临江城外的皋亭山。南宋警卫京城禁军的禁军，从未在前线与蒙古兵作战过，但蒙古兵的骁勇善战，早已使不少人吓破了胆。朝廷虽然下令各军固守在京城，可是那兵丁却日见逃亡。临安人一直过的是安乐生活，百余年承平哪见过刀兵，因此根本不能出战。勤王的诏书虽然由太皇太后谢道韞亲自签署，并由羽书飞递，却毫无信息。看来除了纳土做俘虏，带着儿媳妇全太后和三岁孙子即皇帝投降外，别

无他策。前几天左丞相文天祥到元营谈判，却被拘执不放。右丞相陈宜中大概早就逃回老家温州去了。谢太后老泪纵横，只好含着满腔悲愤，在降表上亲自写下：“臣妾谢道韞跪上大元皇帝万岁万万岁……”派人送给元军主帅伯颜，商量元兵入临安的时日。

这天傍晚，谢太后密召心腹太监春桂到宫内，玉容惨淡地说：“哀家虽然统率太后、幼主归顺元朝，但不忍祖宗二百年来的江山社稷断送在哀家之手。所以，早封益王昀知福州，广王昀知泉州，以图在临安失陷后，宋室还可以在东南沿海中兴。为了他们两王日后继统，哀家早在去年曾将传国龙凤金玉玺藏起一颗；并写下诏书两封，派密使星夜出行在，送达两王，告诉他们不要以我和幼主为念，迅速招兵买马，集义师勤王，收复行在，重振宋室江山。哀家现将藏玺所在，画成密图一纸。一旦哪位王先进入临安城，你就将密图呈献，他找到传国龙凤玺后就可登大宝之位，成为天子。”

春桂从谢太后手中接过装着密图的小铁匣，含着眼泪向谢太后叩头说：“奴才虽万死而不辞，一定在京城重光之日，面献给那位王爷。让他重新恢复大宋江山，再掌龙凤玺。”

谁知隔墙有耳，另外一个太监听著，想到破城之后，蒙古主帅收缴宋廷的册宝，如果少了那颗龙凤玺，怎会放过？不如跟了春桂去，到他下处将他杀了取得那密图，献与蒙古主帅，也可取一份富贵，弄得好还会到元朝大都宫中服侍新主。

却说春桂接了小铁匣，自觉担子沉重。当此破城在即，临安城内乱哄哄的，因此出宫回下处时，不时注意有无人跟踪，隐隐看见似乎有个太监跟随而来。春桂顿时警觉，回到下处，他首先把小铁匣藏在墙内，刚刚放好，那太监已经跟随而进。春桂认得他是随侍全太后

的太监新慧，这人一向刁钻奸诈。春桂知他跟随来此前，大约在谢太后宫外刺探信息，不怀好意，于是冷冷地问他：“你找我做什么？”

新慧奸诈地笑了一笑说：“春桂兄弟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太皇太后、太后、幼主就要成为元朝大军的俘虏，宋朝姓赵的江山算是到了头了。谢太后还想要两个二三岁的姓赵的后代再起兵进临安，真是在做梦。我想过了，咱们不是侍候皇上吗？谁做皇上咱都伺候。谢太后那密图不就是一颗龙凤玺吗？咱们兄弟把这宝物弄出来，到大都去向大元朝皇帝进献，不仍然还是皇宫内的公公吗？春桂兄弟你说是不？”

春桂气得浑身发抖，他好不容易才讲出话来。他厉声斥责道：“我恨不得把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碎尸万段！大宋朝深恩厚泽，对待我们宫内的人真是天高地厚。国家危难，咱们不能像将军们拚死沙场，但为了延一线太祖爷的江山，我死也不会与你这种人为伍。要密图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”

新慧这时早已扑将上去拉住春桂，准备搜身，春桂和他捉对儿厮打起来。这两人个子大小差不多，新慧想弄死春桂得到密图，春桂想扼杀这个无耻之徒保住密图，伺机走出临安城。于是双方都拚命要制服对方，用力狠狠捏紧对方的喉咙，死也不放手。新慧先断了气。接着春桂放了手，他虽想挣扎起来，但一阵阵头晕，天旋地转，根本无法动弹。隐隐约约听着外面有人呼喊：“快逃命吧，元军进城了！”春桂一急就昏死过去，再也没有醒过来……

一、后市街的铁匣子

1946年，抗战胜利后的杭州并未有任何一点复兴景象。老百

姓还未喘过一口气，物价却频频上涨。人们整日在愁米价涨，东西贵。有些人实在无法过活，只好卖祖传的古董或祖传的房产。

那时，卖古董及祖屋者多数集中在后市街。讲起杭州的城市结构，因为从宋末元初直到民国，几乎未经任何兵火之灾，所以有的街坊名称仍保留了南宋时的称呼，像吴山后面的太庙巷，就是从前南宋太庙所在；河坊街的清河坊，则是由于南宋初年清河郡公杨沂中曾居此而得名。这里与前面的中山中路，俗称羊坝头。当年，十里御街直达北关门即今天的武林门，而宫门就是沿此迤北的。后市街除了有前朝后市之意外，还因这里是当年南宋宫娥及内廷人员的居处。据说，南宋末年被掳北去的少帝赵晔的母亲全太后的娘家也在此巷。这里有些老宅历数百年几经修葺，虽然不能说还保留南宋当年风貌，但在旧宅间发掘出一点什么古代的东西则完全有可能，而且时有所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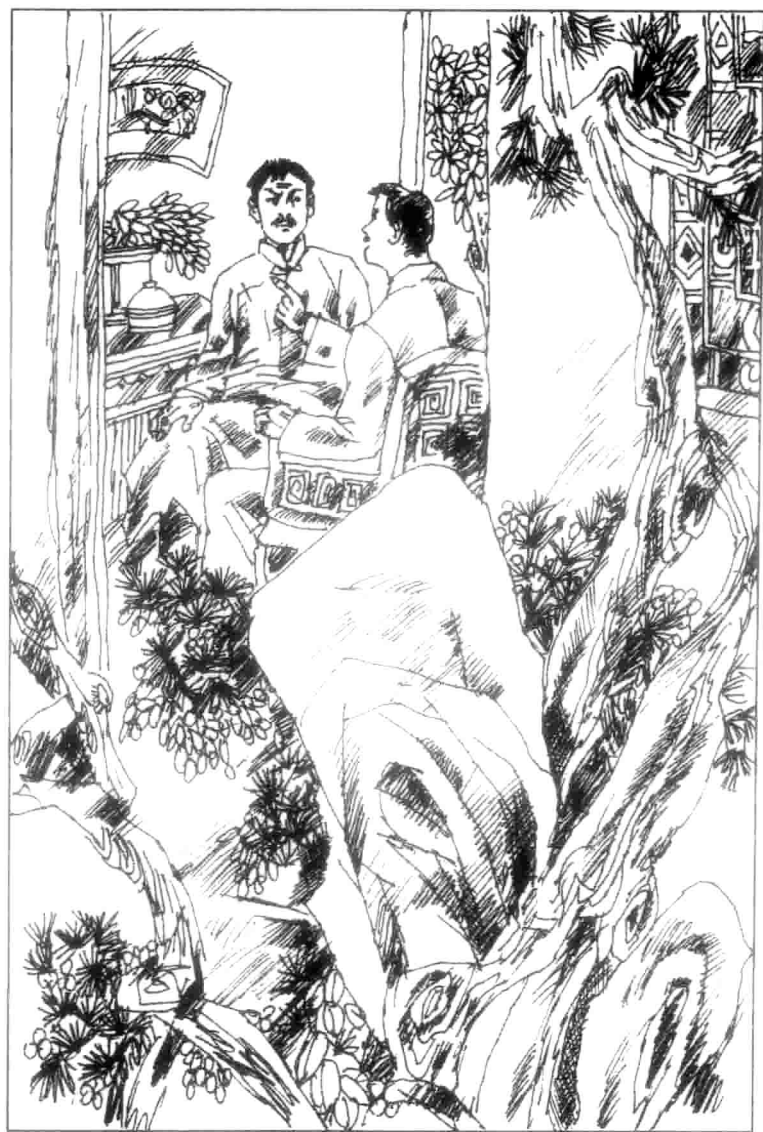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说的是后市街中段的一幢老屋。几经更迭，现在的住户是清代做官人家的后裔，姓姚名双清。虽然上代做过官，但作为世家子弟却只能靠着祖产度日，不曾做过一天事，而且染了不少旗下人的习气。说起旗下，这是指现在杭州城内临湖的延安路一带。当年，清朝在杭州驻防的八旗将士，就驻扎在此地。八旗兵起初是清朝在全国各大城市的驻军，但经过二百年，他们几乎已成为吃喝玩乐、提笼养鸟的废人。过去旗营的围栅未拆除时，他们已与当地人往来。那些官宦子弟因和旗人玩乐相通，逐渐与之交了朋友。民国以后，旗营拆除，旗人没了生计，搬出旗营散居。姚双清因为是官宦子弟，家中有的是钱，只要他在家不去嫖、赌，尽兴养花、鸟、金鱼，学唱几句京戏，乃至玩票扮戏，家里人都不会干涉。因

此进入民国多年，军阀队伍打来打去，都不曾触及他。杭州在抗战中沦陷后，由于敌伪的搜刮，物价的飞涨，姚家熬到光复时，基本上能卖的都卖了，日子越过越窘。姚双清已五十挂零，平生无一谋生本领，最后只剩下祖传的住房。因为是官宦之家，住房相当宽敞，是杭州城内少有的三进十多间房子，而且还有个小花园；不过园中古井、池塘、假山石，因多年不修已都破败。那房子虽老，却是雕梁画栋，清一色的磨砖对缝的砌墙活，仍然有气派。姚双清的要好朋友看到这所住宅对他说：“现在从重庆回来的人大半都发了财，很想在杭州买下宅子作长久之计。府上这座住宅的确在杭州少有，我劝仁兄不妨待善价而沽，然后再用此款买进别的住房，开个小店维持生计，岂不比现在好得多。”

姚双清想想也有道理，于是就托亲友寻找买主。不久，省府教育厅的一位副厅长找上门来了。此人过去教过书，是位大学教授，后来不知靠怎样的关系做了官；抗战胜利时，到杭州做了副厅长，而教育厅长是南京教育部次长兼职遥领，所以副厅长实际总管全省教育事宜。这位副厅长姓朱名崇儒，据他自己说是南宋理学名儒朱熹后裔，以此身份掌管全省教育似乎更有底气。其实，朱崇儒名为“崇儒”，却崇尚的是财神爷。管教育原是清水衙门，但省府由浙南迁回，一切都在恢复旧观，中央拨下一笔笔经费作为恢复教育设施之用，这几笔钱大半用来修整校舍。朱崇儒清苦半生，抗战中又颠沛流离，在浙江南部的山区穷县转来转去，可说日子和穷教授差不了多少。现在，来到山明水秀、桃红柳绿的西湖畔，掌管全省教育部门，而恢复学校的巨款开支则由教育、财政两厅会同执行。朱崇儒原本遵守祖上理学名儒的教训：“临财毋苟得。”无奈花花绿绿的

钞票过眼，又加上身旁的人在耳边絮絮叨叨，朱崇儒思前想后，觉得在这教育厅的职司上过手巨款是千载难逢的，自己已是半百年纪总要积点雨雪粮、子孙饭。于是那“临财毋苟得”真像笑话讲的变成了“临财毋狗得”，当仁不让。这样一来，手下人玩花样，他不闻不问，而且送上门的财物也不再拒之门外，久而久之，积下了一笔钱。朱崇儒想，半生漂泊没个安居之处，将来卸任以后总要有个休闲之所，便动了在杭州置买房产的念头。不过他自知颇明：等闲的普通民房，买了似乎有点掉价；深宅大院有花木之盛，且坐落在西湖畔，那又非他能买得起。他想找一处古雅的老宅，须有两三进院落，又有个栽花弄草的小庭院，地址不妨在城里，只要闹中取静。有一日他偶然在小酌后，微露此意，那同桌人中却有和姚双清常往来的，就笑着说：“厅座这种考虑，可谓作城市山林之想，一般不太容易寻觅。也是十分凑巧，我有个朋友姚双清，原是清末宦家子弟，多年来没有出仕过，现在为了生活，想将住宅出售。那住宅是座老宅，在后市街，与闹市中山中路只隔一条街，真是闹中取静，而且建筑幽雅，还小有花木之盛。厅座如有兴致，我可以去说说。”

朱崇儒一听有了兴趣，答应过两日稍空先去看看房子再作定局。果然，他看了那房子十分中意，杭州城内清代留下来的老宅不多，像这样虽然有点旧而保存完好的更少。这宅子共有三进，左边的小花园里有假山、水池，池里居然开着鲜艳夺目的莲花。这位副厅长看了十分赞赏，便当场和姚双清攀谈起来。他却觉得这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并非一般的遗老遗少、纨绔子弟，很有点旧学修养，单是对这条杭州不起眼的小巷后市街就如数家珍。姚双清谈起这条街几百年的历史，从当年南宋的御街后道谈到南宋最后一位太后全太



“姚先生，这所宅院我很满意，先生有意出让，我是乐于收受的……”

后的娘家，又谈到当年这里曾是南宋宫廷太监的下处。这很对有嗜史癖的朱崇儒的胃口，因此他对姚双清有点欣赏，觉得此人如出仕还是一位有学问的官员。于是，他对姚双清说：“姚先生，这所宅院我很满意。先生有意出让，我是乐于接受的，咱们就不必拘泥有什么双中人两担保，信义为重，就烦那位贵友作见证订立一个文契。先生如果在附近找到住房，我倒希望咱们做谈文的朋友，有些往来。恕我直言，先生守家业多年，蹈高不仕，历经沧桑，家境必然艰难，因此移居以后，不宜坐守家中。如果先生肯屈就，我可聘先生为本厅文史指导专员。你甚至不用去上班，只需审读一些有关杭城的舆史著作，为乡土写点东西，就能有点微薄薪水，可以维持开门七件事。先生意下如何？”

姚双清听到这番高论，他有点感激涕零，多年来人家当他是守家业的无能子弟，很少有人正眼看他，无奈他生性有点高傲：你们无视我，我便困守家门。他自然也有点颓废。眼下朱崇儒的赏识，使他有点如拂去尘埃的璞玉。因此，对这宅院出让的房价，双方谈起来并不费什么周折。双方约定日期，朱崇儒要他先在附近觅好房移过去。对宅院的修缮，朱崇儒也全权委托姚双清设计、打理。朱崇儒虽然对修房并不在意，却对那小花园的安排颇费心血，和姚双清共同计议要搞得小而精。朱崇儒特别不喜欢假山，认为这是纯粹的矫揉造作。因此，姚双清建议将假山搬掉，在水池旁修个亭子，外面摆几张石凳，这样就比较朴素大方。朱崇儒十分赞成。过了几天，姚双清搬出，就住在相隔不远的一个小院子里，旧宅院的修缮便开工了。

姚双清对于修小花园十分有兴致，搬掉假山以后，就在原地掘

土动工打地基，准备建亭子。这日午饭过后，姚双清来到小花园中察看，随意坐在土堆旁的一块石头上休息，手里拿着树枝边拨土边在考虑那亭子的方位。他无意中拨到土里的一个旧铁匣，那铁匣肯定在地里埋了多年，已经锈得看不出一点原样。他又用树枝一拨，那铁匣的表层应声而落，里面空无一物，好像只有一张纸，但那发黄的纸已无法拿起来。他看那纸上的字迹，模糊可辨认的是“大宋德祐二年”。他心中一动：看不出这匣子还是南宋遗物呢！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那铁匣包起来带回家。他把匣中的泥土弄干净，使那张纸露出来。这是张信笺，因年代久远，无法判断原来的颜色。他看那上面的文字已经不全，隐隐约约还可辨认的大约是这些语句：

“大宋德祐二年正□□……虏……臣妾谢道韞……龙凤玺在大内……坤宁殿……井……此旨交春桂……”

姚双清看罢，心里不由一阵高兴：这张纸大概就是南宋末年太皇太后谢氏的懿旨，其中的意思可能是把龙凤玺藏在坤宁殿前的井里；在城破之前，她匆忙下了一道旨，这旨交给了一个叫春桂的人。

姚双清又一想，南宋的东西已过六七百年，而今其故宫连确切遗址也难断定，这坤宁殿又是今日何处？就算找到了，又到哪儿去寻井？又怎样从井里捞出那龙凤玺来？捞得出，还不轰动杭州城，我又能得到什么？想到这一连串的问号，他长叹一口气，把这铁匣包了起来。随后转念一想：朱副厅长似乎对此有兴致，给他去罢，他是浙江的厅级大员，总会有办法的。

二、咸淳古井中的珍贵文物

朱崇儒得到了姚双清送来的铁匣，简直是如获至宝。他考证了